



七曜文库

日本最高奖 直木奖 山本周五郎奖 作品



【日】熊谷达也 著 邱振瑞 译

邂逅の森

邂逅之森

邱振瑞 译

KAIKO NO MORI by Tatsuya Kumagai
Copyright © Tatsuya Kumagai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0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邂逅之森 / (日) 熊谷达也著 ; 邱振瑞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2
ISBN 978-7-5463-6856-6

I. ①邂… II. ①熊… ②邱…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0452号

邂逅之森

-
- | | |
|-------|-------------------|
| 作 者 | [日]熊谷达也 |
| 译 者 | 邱振瑞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特约编辑 | 李明远 |
| 责任编辑 | 周海莉 |
| 开 本 | 880mm×1092mm 1/32 |
| 印 张 | 12.5 |
| 版 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印 刷 |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ISBN 978-7-5463-6856-6 | 定价 39.8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
七曜文库

熊谷达也

KAIKO NO MOR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邂逅之森

邂逅の森……

邂逅之森

Contents

3 5 1	3 1 2	2 7 3	2 3 2	1 9 5	1 5 4	1 1 4	0 7 8	0 3 7	0 0 1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山神	归乡	头领	外地人	大雪崩	漂泊矿工	矿工同盟	春山猎	猎冬眠熊	冬猎

第一章 冬猎

几年后，富治与在这个村里出生的多数男儿有着相同的宿命，长大后不自觉间就当上了叉鬼。确切地说，他除了成为叉鬼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一

这是一趟猎杀野兽的旅程。

大正三年（公元 1914 年）冬天，才刚过新年，松桥富治就从山形县月山山麓的肘折温泉，进入深山追捕猎物。

他极目四望，覆在叠嶂山峰上的尽是连绵白雪。映入眼帘的非白色物体，只剩光秃秃的山毛榉林在那里竭力抵御着风雪。眼前这片毫无生机的银白世界，却充满着自然的神奇，因为不久后，积雪就会消融，春天就会到访。

只要你像岩石般坚忍地凝神定睛，就会惊喜地发现，看似死寂的深山里，其实躲藏着各种野兽。有的躲在地底下屏息冬眠熬过严冬；有的具备强韧的胃囊，用来消化多纤维的东西，经过数次反刍吞下，以维系生命。

“找到羊啰！”

铃木善次郎在富治所属的叉鬼队^①善之助队中担任头领。近午时分，他发现了一头羚羊（日本髭羚）站在隔着涧泽的裸岩上。

那头羚羊的四周全是陡峭的崖壁。尽管富治他们非常熟悉雪山打猎的技巧，但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接近猎物，而这情况是在善次郎的催促下，富治与另一名伙伴柴田万吉四目交接时才意会到的。若是在往常，他们大抵会放弃这头猎物，改寻其他目标。然而，他们进驻肘折温泉的猎寮以后，深山里立刻刮起猛烈的暴风雪，连续三日都无法出猎，今天总算天气好转些，因此他们都不愿空手而回。

富治等三人仔细商量后决定，哪怕失败都要放手一搏。他们作出结论后便付诸行动。这三位叉鬼根本无暇细谈，旋即由目前所在的背风处峰棱朝山涧上游方向移动。

他们先往下爬至羚羊所在的岩壁边，亦即它看不见的死角处，然后艰难地穿过深及腰际的新雪，跋涉到对面的斜坡上。他们不会直接靠近猎物。通常羚羊若察觉有猎人逼近，很有可能越过山岭逃窜而去，到时候要追击就困难多了。毕竟猎人的脚力再怎么强健，终究无法追上敏捷的四蹄羚羊。

他们趁羚羊尚未脱逃之前，先绕进位于岩壁上方的山脊，打算居高临下将羚羊赶落谷底再一举擒获。这是狩猎羚羊的基本战术。假如是野熊遭到猎人追捕，多半会逃向山坡；羚羊的情况恰巧相反，它必定会没命似的往下逃窜。倘若它是顺着雪坡往下滑行，猎人就有可

^①叉鬼，源自于日本东北方言爱奴语マタギ（mataki）的发音，指日本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用古老手法进行狩猎的冬猎人。冬猎人通常在夏天务农，冬天组队在白神山地等深山森林里狩猎，狩猎对象主要是羚羊和熊，但因后来禁猎羚羊，所以现在多在初春捕猎从冬眠中醒来的熊，此时的熊在睡了一冬之后，储存了许多胆汁，胆囊肥大，可以高价售出。

能追上它。换句话说，只要最初围捕的人员配置没有出错，便可把它赶进易陷难逃的深雪中，或是逼它掉进雪地下方的池坳里。

尽管战术已然拟定，但在连降三日的新雪中行走，对猎人毕竟是一大考验。

他们热得大汗淋漓浑身白烟蒸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点时，距离发现羚羊已经将近有一个钟头了。

虽是如此，羚羊依旧停留在原处寸步未移。因为它很清楚这里是最安全的地点。相反地，他们三人若只因这点阻挠就此放弃，便不配以狩猎维持生计了。

善次郎窥探着那片连雪花也无法暂留的陡峭绝壁后，先指示万吉：“你去吆喝！”接着命令富治：“你负责下手！”

富治脸上虽不动声色，心中却如释重负，因为善次郎并没有要他担任赶猎手。简单地说，若要将羚羊从岩壁间逼赶出来，他就得靠近令人脚底发凉的悬崖峭壁，稍有差池，必定跌个粉身碎骨。

万吉比富治年长五岁，富治今年虚岁二十五。富治知道平常该由年纪较轻的他担任赶猎手，但善次郎可能看到这地形太险恶，才决定把他们的职务对调吧。

万吉深知善次郎的用意，因此藏在雪笠下的脸庞，不仅没有露出厌烦的神色，嘴角还扬起微微的冷笑。这不只是队员必须绝对服从头领的命令，还因为在他们三人之中，万吉最擅长攀岩登壁，这点让他格外自豪。

万吉朝冻结冰滑的岩壁往下移动，而富治则随同善次郎急忙赶赴崖壁与山毛榉林的交界处。

富治在善次郎交代他伏击的地点，拔出插在腰际、长约三尺的

长柄小斧，沿着雪坡往下滑行了约十米，站稳后立定起来。然后，抬起右手遮眉看去，善次郎已站在距他四十米左右、视野绝佳的位置上，正朝他送出信号，问他是否已准备妥当。

富治望着善次郎顶着湛蓝天空、从容自若地站在白色山棱上的身姿，为其身为号令手的头领，掌握住最佳的指挥位置，佩服得无以复加。因为只要站在那处制高点，他不但能在羚羊从岩壁旁窜逃出来时发号施令，也可以直接冲下山坡与其他伙伴展开夹击。

要担任叉鬼的头领，仅凭娴熟的射击技术还不够。他必须能够全盘考量猎物的位置、周围的地形、叉鬼的人数，还有气候因素，等等；有时还得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率的战略部署与狩猎方式，才能荣获这个头衔。

善次郎看见富治已经准备就绪，立刻对隐身暗处的万吉指示道：“赶猎手！吆喝哟！”不消片刻，万吉的回声便在环山群谷间回荡开来。

“喂！出来呀，快出来！”

“喂！出来！”

这吆喝声雄浑洪亮得令人惊奇。即使胆子再大的羚羊，也必定会舍弃最安全的蔽护处冲逃而出。

富治凝目蓄势静待，善次郎立刻催喊：“羊来啰！继续吆喝呀！”声音从背后传来，朝隔着山谷的对面峰峦扑去。

紧要关头终于到来！

富治紧握手中的长柄小斧，一眨眼的工夫，便听见善次郎的呼喊划破万吉那持续的吆喝声。

“给我听好！还差十米左右……来哟，冲出来啦！”

下一瞬间，距离富治左下方二十米处，蓦地腾起阵阵雪烟，一头

白色羚羊冲了出来，它踢扬着沿途的积雪，挟带雪崩之势奔驰而去。

“快过来呀！来啊！”富治也加入呼嚷叫阵的队伍，同时奋力地、迅疾地将腿从雪堆中拔出，跟着驱赶猎物。

他所站立的雪坡非常陡峭，坡度大概超过四十度。与其说这是雪坡，毋宁说是崖壁来得贴切，猎人根本没办法顺畅地往下跑。而且为了避免滚落到山谷中，下行时只得将全身贴着崖面滑行。

富治很怕装在兽皮袜套上的金属防滑钉爪被雪绊住，因此仅快跑五步便趁着冲势让几乎并拢的双腿，转由脚跟承受体重，开始顺坡往下滑行，同时还还得用长柄小斧配合动作戳顶雪堆，借以支撑并巧妙控制身体，避免摔个倒栽葱。

随着富治的滑行而下，他身旁扬起了阵阵雪烟。他趁隙用余光瞥向右后方。善次郎大概认为照此情势围追，羚羊不可能逃掉，因此他也开始滑行追赶羚羊。

——我才不会输哩！

富治体内的叉鬼血液正沸腾着。他无论如何都要抢先赶上猎物，将它一击毙命。他放低身子加速前进，臀部几乎掠擦雪坡。

富治眼看自己就快逼近那头羚羊，他的脚却被埋覆在雪下的灌木丛给绊住了。原本贴背滑行的上半身，出于本能的平衡反应，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倾，旋即往前栽了个跟斗。他拼命地以长柄小斧猛力刺向雪地，滚了两三圈后，这才稳住了身体。

富治头晕目眩地挣扎着想爬起来，就在此刻，善次郎早已伸出厚实的手掌揪住了富治的前襟。他将富治从雪堆中拎起来，仅对他轻轻地叱责一句，便又继续追赶那头飞奔而去的羚羊了。

——混账！

富治暗自斥骂自己，立即跟在善次郎的身后狂奔。

善次郎头也不回地喊着：“我挡住它的去路，你直接追上动手！”善次郎自始至终都想让富治立下这次功劳，富治由衷感激头领这份心意。富治用余光瞥见善次郎跑到半途，身形忽地朝右闪入山毛榉林里，打算抄近路绕到羚羊的前方，他则比刚才更慎重地再次滑下雪坡。

羚羊不愿掉进涧池里的危险中，在距离四十米左右处忽然改变了方向。接着，从它的前方传来了善次郎的叫嚷声：“喂！过去啊！”

羚羊呆立了数秒，竖起耳朵，翕动着黑色的鼻头，它打量了四周后，拿定主意沿着仅存的逃命路径，朝涧流的方向奔去。那正是它决定生死的时刻。富治追赶到的时候，羚羊正深陷在雪堆中死命地挣扎，蹬踢得雪花四处飞扬。猎物困陷在如此深雪中，对视线较高的猎人有利得多。

富治趟过深雪趋近那头羚羊，双手再次握紧长柄小斧。这种用板材削制而成的长柄小斧，有很多种用途。它不仅可以代替雪杖，铲状部分还能用来在雪中挖洞，是叉鬼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过，这充其量只是替代性功能，它原本是作为铲击猎物之用，亦即围住羚羊时予以扑杀的猎具。

直到现在，尽管打猎时已经普遍采用军方报废的村田枪，但在狩猎羚羊的时节，多半仍使用长柄小斧。首要理由是，可一击扑杀的猎物，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弹药；其次是，冬猎季节亦是最容易发生浅层雪崩的时期。如果草率地发射枪弹，可能会引发表层新雪刹那崩落的危险，届时恐怕来不及念出防止雪崩的咒语，转眼间便被吞噬殆尽了。因此今天打猎之前，善次郎再三叮咛富治与万吉，没

有把羚羊驱赶出来之前，绝对不准擅自开枪。

富治缓缓地逼近已被阻断退路的羚羊。这头被猎人追围得无路可逃的羚羊，低垂着头颈，打算在关键时刻用它的尖角顶撞回击，换取最后的生机。然而，这终究只是食草性动物的徒劳挣扎，它们根本敌不过猎人的杀戮。

实际上，这头被富治们围剿的羚羊很清楚，它再也不可能逃脱。它大半身躯深陷在雪堆里，却仍用最后的武器羚角誓死抵抗。

富治已经很靠近这头羚羊，他手中的长柄小斧抵在肩头做预备动作。他很清楚，眼前这头羚羊虽然摆出了恫吓的架势，其实它早已知道自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富治瞄准羚羊的眉心，然后将长柄小斧高举过头，狠劲地挥劈下去。随着劈裂鼻梁的闷钝声，一股震麻的感觉顺着斧柄传到富治的手臂。瞪大眼睛的羚羊就这样应声倒伏在雪地上。富治对这又狠又快的劈击感到满意，他松了口气，然后看着走出山毛榉林的善次郎。

就在他想发出胜利呼声告知伙伴们猎物已经到手时，蓦地瞥见刚刚被他击倒的猎物抽搐了一下。他定睛细看，赫然发现那头羚羊竟然挣扎着站起来，拼命地挪移细长的四肢，试图逃离。

只见那濒死的羚羊眼眶里汨汨地涌出泪水来。事实上，那是它们用以蹭擦在树干上为标示势力范围所分泌的液体。可是怎么看，它都像是泪流不止的模样。

富治为自己的学艺不精感到气愤。虽然富治对自己的射击本领颇有自信，但对铲击狩猎却不在行。每当他须用长柄小斧劈击猎物的刹那，总会不自觉地收回几分力道，这个坏习惯迟迟无法改正。

善次郎以前曾经告诫过他。

——我说富治啊，如果你真的对那些兽禽们存有一丝怜悯之心，不管是用枪、用矛，还是用长柄小斧，必定要一击毙命才行！不可以让它们多受折磨，这是我们对兽禽们的敬意……

尽管富治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改不过来。富治一面摇头感叹，他什么时候才能准、狠、稳、快地挥落长柄小斧，一面走近垂死挣扎的羚羊。这次，富治高高地扬起长柄小斧使尽浑身的力气，朝羚羊的脑门猛击而下。只见它顺势瘫软在地，后足抽搐地踢出几许雪花后再也不动了。他在羚羊的身旁跪下来，确认猎物已经断气，他这才站起身来。

接着，他深深吸了口气，使尽丹田之气大声喊道：“胜了！”

善次郎听到这声音以后，也跟着扬声呐喊：“胜了！胜了！”

富治不知道秋田县的叉鬼们在猎到熊和羚羊时发出胜利的呼声是始于何时。他曾经问过村里的头领们，还是没有得到答案。有一次还因为他太过执拗追问，而遭到没来由地责骂。他认为这可能是围捕猎物的时候，用来通知所有戍守各岗位的成员们狩猎已经结束的信号。但究竟为什么要采用“胜了”这个词汇，他至今仍不得其解。

不管怎么说，自己亲手解决了猎物，率先发出胜利呼声的时候，尤为无比快意。

但富治还为自己没能将羚羊一击毙命而有些内疚，不过当善次郎和万吉前来向他祝贺时，今年他将前往外地打猎的些许不安也跟着消失了。

二

约莫五天前，富治之所以心存忐忑地从村里出发，其实是因为

身不由己的隐情。以往总是由五人组队的远途狩猎，也就是到外地打猎挣钱，今年却只能由三个人独撑大局了。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翌年，亦即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深秋，秋田县北秋田郡荒瀬村最偏远的打当聚落中，村民松桥富左卫门与阿照这对夫妻的小儿子诞生了。他们给这孩子取名为富治。

据说母亲要生他时，因胎位不正而难产，接生婆本已打算放弃小生命，唯求保住母体，没想到这时他竟凭自己的力量爬出了产道。他从小常听大人提起这段经过，但真实性如何令他莫衷一是。

这故事听起来像在称赞他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却也宛如暗示这世上有没有他这个人都无所谓。他就是怀着如此复杂的心境度过孩提时代的。

几年后，富治与在这个村里出生的多数男儿有着相同的宿命，长大后不自觉间就当上了叉鬼。不，他并非想当叉鬼，而是自然而然就成为叉鬼了。确切地说，他除了成为叉鬼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米代川于能代流入日本海，其支流阿仁川的上游为比立内川与打当川，而打当川又是由群峰深处隐隐涌现的涧溪汇流而成，也就是说，打当聚落位于溪流的源头。这个小聚落的总户数虽仅二十来户，但叉鬼的总数却大于户数，它是个极为特殊的聚落。

若欲探求其成因为何，首要归咎于耕地不足。除了沿着涧畔的狭小平地之外，几乎没有土地可拓为水田。仅能将紧贴着山壁的偌小耕地辟为梯田，种植水稻或蔬果，甚或只能采用火耕农作。几乎没有哪户农家的收成，能供自家食用之外还有余粮。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治政府公布的《地租改正条例》更给他们

沉重的打击。这项条例表面上是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及享有土地买卖的自由，却造成阿仁地区各个村落变得更为贫困，更精确地说，这反而拉大了贫富的差距。由于没钱缴纳土地所有权的税金，村民们陆续被迫放弃几分薄地转为小佃农。事实上，富治家也没例外，曾在祖父手中购得的田地，传至他的父亲之前便已失去大半了。

通常在近代货币经济发展的年代，多数无法继续维生的村民便会日渐迁离，最终导致废村的命运。因此哪天打当聚落沦落到这种境地亦不足为奇。而拯救村民免受离乡背井之苦的，正是这连绵的山岳。很早以前，富饶的山林即为村民们提供各种资源，还培育出许多优秀的叉鬼。

这里在春天有紫萁与各类野菜，到了夏天有嘉鱼、樱花钩吻鲑和樱鳟等溪鱼，秋天则有舞菇等品种丰富的菇类。话说回来，对山中村落而言，这些都不是罕见的东西，充其量只算得上是村民用来果腹维生的来源之一。在打当聚落里，为居民们带来生存所必需的现金收入的，则是山林里那些飞禽走兽。

在夏季主要从事耕作的小佃农或是去当砍伐工的男人们，每逢初雪纷飞时节，便个个引颈企盼出发冬猎。每位村民都曾切身体验过，冬猎的结果将决定全家人翌年的家计。

叉鬼狩猎的动物种类很多，只要能够猎得到的什么都猎。举凡白鼬、野兔、鼯鼠、貂、貉、獾，连猴子也是猎物之一。尤其在富治的成长过程中，陆续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军用毛皮的需求量大增，因而叉鬼们获取的兽皮便能带来重要的现金收入。

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便是熊与羚羊。

就熊体而言，首推“熊胆”的卖价居冠。将熊的胆囊干燥后制